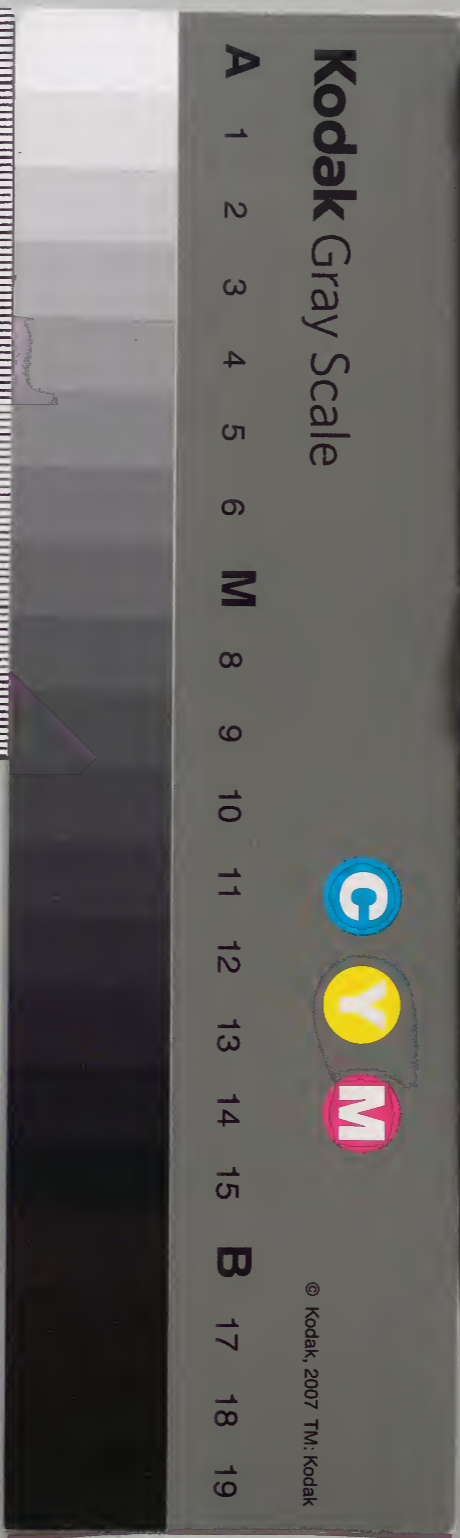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168
冊數	4 ( 1 )
函號	314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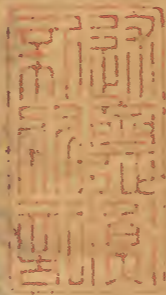
314-204





重刻顏魯公文集序

淺草文庫



平原古原郡穰也邑侯劉君來令是縣  
 屐封懷古遂階魯公文集重刻之嗚呼  
 柳子曰急病讓夷豕之先國國忘死負  
 之大而况支霞障濶崎嶇一節老死而  
 不渝如魯公哉則其精貞豕至即即玄  
 足遺大呂固不可及先生之手澤減  
 于棠愛之鄉也公之豕績殘存自平原

鑄鼎唐祚人知唐業之中折收振不  
巨者為郭李之精英有以留之乃不知  
及羯胡鼓笳漁陽長驅河朔直搗隴蜀  
智不暇謀勇不暇斲則唐之為唐豈可知  
哉唯公以一旅扼其吭喉交黠虜不敢  
捨公而西然後郭李得收之兵行之  
間則隆謂神堯之天下公以原郡還之  
誰日不熱、當時之以以撫循教督吾民

又可信矣至于今原人之諭及君父猶嘖  
、象形于色安知孔公風化浸漬者涼哉  
渺乎由之而不知信沒來矣波乎時滋  
薑荼漁獵之政而望臨難有伏節砥柱之  
負我籍以迄未前聞也則李世之尚是已  
吾及今猶沒知公精忠大象不心一連年  
孤城而簡牘以謨皆為正氣威靈之貫注  
惜也吾不得炙公于像猶幸得聆嘉

之于斷簡則公臨身陷希五而蒙色昌  
初今讀之尚凜如昨日事固足以庶立  
萬世之頑懦然則是編之刻也劉侯重  
有意乎余也生為公之遺民之則民社之  
家嘗思事去巨細靡然庶子之請執龜方  
引不愧公於流風而惕乎恐蹙而不前也  
日夜念之矣念劉侯之屬余存也遂插裏  
書之亦以見以有執鞭之志嘗

萬曆己丑仲夏穀旦大夫陝西右叅  
以前河南道監察御史邑人趙煇序

水守  
遺者  
湖歷

重鐫顏魯公文集小跋  
顏魯公忠義節烈大都聲稱自平原起  
至夫竟蹈白刃赴湯火以死靡非卒業  
斯耳故志士仁人道說魯公輒口口平原  
太守云乃平原故有魯公祠歲久傾圮  
過者歔歔山海劉侯來遂捐俸拓基別  
開廳事一切為之增飾已又蒐得魯公  
文集屬余查訂舛譌付剞劂氏以藏祠

中使與尸祝共久，契完復屬余以右史。余謂文以足志，僅浮於人，徒飾羽耳。魯公謝去年代逖遠，而所為剽語，斷篇猶令人寶愛，若麟角鳳毛。然初宋敏求購為十二卷，益以元剛之補綴，都公之家藏。然後為卷十五。及覽劉原父留元剛暨楊太傅都少卿序言，莫不仰止景則，幸睹其手澤之遺，而立有敬亡蠹落之憾。

此無異故，以彼忠義節烈，萬古如生，讀其文，想見其人，真足以磨頑而勵鈍，矧忠節天植者，有不曠世相感邪？若乃尚友意微而諦取其餘嗜，則疋之禹而優之敖矣。余謹按其重鏤之故，而附以臆如此時。

萬曆己丑孟夏望日平原學博楚麻城羅樹聲識

游藝齋

黃初... 日平... 韓柳... 文章... 天地... 興衰... 兼以... 取為... 非其... 亂作... 順以... 合之... 衆嬰... 賊鋒... 列郡... 應之... 如響

顏魯公文集序

文章節義天地間元氣所關而國家氣運興衰端必由之然是一者造物恒若有所靳不兼以界人夫節義尚歎文雖工君子止取為唐之文韓柳最著論者終醇韓而疵柳非其文之弗若也節義弗若也當祿山亂作豺豕哮噬前無堅城顏魯公首倡大順以烏合之衆嬰賊鋒列郡應之如響

使賊逡巡不敢長驅而西明皇得從容狩  
蜀靈武受祿郭李卒成收復之功動要  
之義氣所激公之功居多比其心色立  
朝公言直道屢升屢復百折不屈以戕其  
軀公之節義炳震盪若是隻字片語固  
當見重於世而况某高文大冊典則沈厚  
真足以昭示止極乎公之文初輯于宋人沈  
氏劉原父序之留元剛氏又瀆為搜輯刻

之以傳今多不存學者罕得而見散見  
於金石間者千百之一耳近錫山安  
國民泰得傳錄舊本志重梓之請予序  
夫公之節義不待文而顯然讀其文可  
槩知其心公之文非有意於傳而重其人  
則其文章不容不與大節並傳也抑予  
於公之存沒而有以得夫唐室興亡之機  
方公之舉義明皇聞之曰朕不織



顏真卿何如人乃能若是。至肅代德宗時則既知之矣。是時國步雖艱不若天寶之急授之將可折衝任之相能定國使究其用方岳不竊命乘輿不播辱獨奈何數君者知而不孤用之弗久且專。蓋楊炎元載盧杞輩媚嫉于上而二羣小又搆毀于下以成其私公傳抱孤忠躑躅不展卒死李希烈之手盧杞為之

也而唐之亡亦胚胎於是矣公乎何損哉於戲是固有犯人力之所及者矣予何人斯敢序公集而清者之意有足嘉者不可以默列是集未經較訂訛謠至不可讀滅得知言者釐正而銓次之則詞林鉅工別自有序述之者奚俟予言。嘉靖二年癸未夏四月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

制誥兼

徑筵官致仕石涼楊一清序

顏魯公文集序

劉敞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  
垢糠粃猶祇飾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  
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沒且三百  
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  
事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  
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

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  
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  
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  
二未可知也吳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  
又佳其文懼久而有不傳與雖傳而不  
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  
銘記凡若干篇為十五卷學者可觀焉  
蓋君子多見則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

聚書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猶常  
汲汲如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  
傳於天下必信於後世可謂守之以約  
而尚友者乎予是以序其意

而此一...  
 其...  
 亦...  
 二...  
 或...  
 其...  
 以...  
 建...

# 顏魯公文集

## 卷之一

奏議

請復七聖號謚狀

論元皇帝祧遷狀

廟享議

論百官論事疏

朝會有故去樂議

## 卷之二

表上

并批答

賀正呈牙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讓憲部尚書表

謝兼御史大夫表

馮翊太守謝上表

蒲州刺史謝上表

謝浙西節度使表

謝戶部侍郎表

謝吏部侍郎表

謝荆南節度使表

卷之三

表下 并批答

謝贈官表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卷之四

碑

放生池碑銘 并序

妙喜寺碑

宋開府碑

李臨進碑

卷之五

碑

郭祕丞碑銘 并序

臧尚書碑銘

臧氏糾宗碑銘 并序

元次山表墓碑銘 并序

卷之六

碑

康金吾碑

李司空碑

鮮于少保碑

卷之七

碑

郭公廟碑銘

康使君碑銘

歐陽領軍碑銘

卷之八

碑

贈梁州都督徐府君碑

東川節度使杜公碑

卷之九

碑

魏夫人仙壇碑

華姑仙壇碑

玄真子

碑

玄靖李先生碑

卷之十

墓碣墓誌

麗正殿學士殷君碣

東川節度使杜公誌

祭文

祭姪季明

卷之十一

書帖

與李太保帖

與盧倉曹帖

與蔡明遠帖

與夫人帖

寒食帖

蔡州帖

與郭僕射書

讚

李侍御寫真讚

題名

華嶽廟題名

東林寺題名

西林寺題名

靖居寺題名

題湖州碑

卷之十二

序

孫逖文公集序

懷素上人草書歌序

送劉太冲序

送辛子序

卷之十三

記

東方先生畫贊碑陰記

鮮于氏離堆記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撫州南城縣麻姑山仙壇記



柳惲西亭記  
沈氏述祖德記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荅碑陰記  
吳興地記

卷之十四

記

八關齊會報德記 叙石幢事附

崔孝公陋室銘記

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

張長史十二意筆法記

卷之十五

詩

題杼山三癸亭

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

登平望橋下作

登峴山觀李在相石罇聯句

水堂送諸文士戲贈潘丞聯句

送耿滯拾遺聯句

擬五雜俎

五言月夜啜茶聯句

三言重擬五雜組

五言夜宴詠燈聯句

三言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七言重聯句

五言送李侍御聯句

五言翫初月重送聯句

五言重送橫飛聯句

七言大言聯句

七言小言聯句

七言樂語聯句

七言囀語聯句

七言滑語聯句

七言醉語聯句

五言夜集聯句

刺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清遠道士及李太尉皮日休所載附

五言使過瑤臺寺有懷園寂上人并序

贈僧皎然詩

補遺

裴將軍詩

遷獻懿二袒及禘祫議

于祿字書序

項王碑陰述

祭伯父豪州刺史文

與李太保帖

與澄師帖

與御史帖

守政帖

廣平帖

修書帖

中夏帖

文殊帖

訊後帖

移蔡帖

顏魯公年譜

顏魯公行狀

顏魯公神道碑銘

顏魯公舊史本傳

顏魯公新史本傳

附錄

顏魯公集  
卷之一  
奏議  
請復七聖謚狀

顏魯公文集

卷之一

奏議

請復七聖謚狀

山海劉思誠刊

謹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行出於已而名生於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而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而禹湯文武之君咸以一字為謚言文則不稱武言武則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群臣稱其至者是以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天子崩

則臣下制謚於南郊，明受之於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於天子，明受之於君也。至於周室卑，大朴散，謚始以兩字為重人，或以虛美為榮。漢承戰國餘烈，參而用之。君臣易名，事歸至當，少不以為貶，多不以為褒。雖美眾所歸，可一言而盡矣。魏晉以降，蓋不足徵。聖唐欽明，憲章周漢，爰初創業，順考古道。高祖謚太武，用漢制。太宗謚曰文，行周道也。名正理順，垂之無窮。上元中，政在宮壺，亂名改作，始建神堯文武大聖之號，蓋非高宋之所獲已。哀玄宋之末，奸臣竊柄，折言而亂舊法，輕議以改鴻名，遂廣累聖之謚，有加至

十一字者。皇帝則悉有大聖之號，皇后則皆有順聖之名。使言之者惑於今，行之者異於古，非舊制也。其後劍門下罪已之詔，叙高祖已下累聖，悉用舊謚，則玄宋悔既往之失，亦以明矣。寶應中，二聖山陵有司請謚，事不師古，變而行權，去古質而尚浮華，捨舊名而廣新謚，謂一名不足以節惠，迺十陪於古焉。而累聖謚名，悉以字多者為定，是廢高祖太宗之令，豈曰愛君。今制謚非古，人皆知之。有司因循其事，而無敢言者，假使當今守之而不改，後人議之以為非，然所失豈不大哉。何者，臣子之於君父，莫不欲廣其美稱。

先王制禮不敢過也故至敬無文至文尚質質之數極於六堯舜之美足以彰矣文之數極於二孝文孝景之德亦以明矣質則近古文則近今此高祖太宗所以更用其法後主所宜守之法也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定之此天皇所以興聖主而正鴻名太宗所以待孝孫而修廢典微臣所以守經義而崇聖朝陛下宜奉天心繼先太宗之志使子孫蒙其法而萬代守之此天下之能事也臣愚以為高祖已下累聖謚號悉宜取初謚為定謹按舊制宜上高祖為武皇帝太宗為文皇帝高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

睿宗為聖真皇帝其二聖謚名字數太廣有逾古制臣愚請擇其美稱而正之謹按謚法秉德不曰孝照臨四方曰明宜上玄宗為孝明皇帝又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宜上肅宗為孝宣皇帝仍准漢魏及國朝故事於尚書省議定奏御夫文弊則救之以質至敬也名惑而反之於正至明也祖作之而孫述之至孝也三者備矣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名建天下之大業能事畢矣伏惟皇帝陛下詳擇

論元皇帝祧迂狀

再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  
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  
以太宗文皇帝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  
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  
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  
代宗皇帝外祔有曰元皇帝神主禮合祧迂或議者  
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  
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

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  
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  
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  
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  
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  
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議非  
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  
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  
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  
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祧迂之證假令

傳祚百代豈可上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求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迂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準禮祧而禘祫之時然後響祀

### 廟享議

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迂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祫同享即大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迂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

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缺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迂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裒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足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迂二祖神主於德



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夫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論百官論事疏

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私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來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

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迴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受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克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眾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

於聽覽庶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  
急奏者皆令鹽門司與仗家引對不許閑礙所以防  
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  
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郡臣  
不先諮宰相輒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之不敢明  
約百官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  
宰相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  
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  
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主不遵太宗之法故  
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弊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

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  
彫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用權宰相專政  
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及側逆賊散落  
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士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  
因思明危懼扇動却反又今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  
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  
兵戈未戢瘡痍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  
吏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吏也凡百臣庶  
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

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馱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不敢奏。更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更，必謂朝廷無更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固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而至也。如今日之更，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矣。臣寧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

朝會有故去樂議

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懸。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衰輕者則釋，衰重者則藏。又按庾蔚之禮論云：晉元帝秋崩，武帝咸寧元年，享萬國，不設樂。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喪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充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又章皇后哀限未終，后主已入廟，博士徐乾議曰：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叔向猶議其晏，今不宜懸。宋書禮制云：晉武帝已來，國有大喪，廢樂三年。又按江都集禮說：晉博士孔恢，朝廷過密，懸而不作，恢以為宜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孟獻子禫，懸而

不樂自是應作耳。故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非謂不應作而猶懸也。國喪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又徐廣《晉史》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過密，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故秉推通以變，常量輕重以降。差臣以周禮去樂之文，宋志終喪之證，徐廣之論，寧戚孔恢之說，禫懸理既可憑，又故實。伏請三年未畢，都不設懸。如有齊衰喪，及遇大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

顏魯公文集卷之一

顏魯公文集

山海劉思誠刊

卷之二

皇帝即位賀上皇表

臣某言六月二十七日伏承賊陷潼關，駕幸蜀郡。李光弼、郭子儀等正圍博陵郡，收兵入土門。王師既還，百姓震恐，憂惶危懼，若無所皈。臣不勝悲憤之深，遂遣脚力人張雲子問道上表，猶恐不達。又差招討判官信都郡武邑縣主簿李銑相繼行。銑及雲子前後並到靈武郡。奉皇帝七月十二日勅，伏承陛下命皇

太子踐祚改元，皇帝上陛下尊號曰上皇天帝。臣及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蹈舞抃躍，其張雲字回。皇帝授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其李銑回。又授臣銀青光祿大夫，顧以庸微，頻叨寵命，道路隔絕，辭讓無由。進退失圖，伏增惶懼，竊以逆賊安祿山，孤負聖恩，憑陵寓縣，禍盈惡稔，尚稽天誅。今皇帝撫軍蒼生，賈勇豐鎬，河洛指期可乎。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覩廓清之慶。臣官守有限，不獲隨例闕庭，無任懇款悲戀之至。

批荅

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於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曆，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迴紇効款，即擬南行，共為翦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以宗班，宜有懋於深功，且用光於重守。

讓憲部尚書表

臣某言，臣聞無功受賞為善，不勸有罪不罰為惡。罔辯陛下剋復之期，匪朝伊夕。至如賞罰二柄，事在必行，苟或不明，於何取則。臣以愚懦，叨守平原，屬逆賊

安祿山背叛聖恩擾犯河洛臣堂兄果卿以常山太  
守首開土門臣與河北諸郡因之固守人臣本分夫  
有何功上皇授臣戶部侍郎兼知招討採訪等使已  
失人望緣賊未滅遂不敢辭又令李光弼郭子儀賀  
蘭進明等與臣計會同討元逆三數月間河北向定  
屬潼關失守大駕西巡光弼等却入土門諸郡危逼  
陛下御極又錄臣無功寵以非次常伯亞相一時猥  
集臣兄允南弟允臧等連榮臺省一男三姪皆授好  
官在臣一門叨幸斯極殞身碎首無以上報臣常使  
判官鉅鹿郡南和縣丞賈載姪男求王府典軍廣成

及行官鄧昌珍楊神功裴法成等十餘人將綵物絹  
帛相繼渡海與劉正臣計會共和三蕃正臣等剋期  
南來行已有日屬逆賊史思明尹子奇等乘其未至  
悉力急攻諸郡無援相次陷沒皆由臣孱懦無謀致  
此顛沛誠合殉命危難死守孤城以為歸罪闕庭愈  
於受擒賊手所以僂俛偷生過河緣劉正臣使揚神  
功將牒與臣索兵馬及盤瓶錦張同帳令應接奚契丹  
等不與其勾當伏恐陛下貽憂又恩勅先超授吳郡  
司士鄭毓樂安郡太守令於江淮南兩道度僧道取  
錢與臣召募士馬令應接河北臣由此未獲即赴行

在遂至廣陵丹陽等郡各與採訪使計會竟不得兵  
馬即累奉聖旨許臣入奏行至武當郡又奉恩命除  
臣憲部尚書兼令使者送告身與臣捧戴殊私不任  
惶懼陛下縱舍弘善貸不忍明刑在臣覲冒至深胡  
顏自處臣忝為大臣繫國休戚損臣益國臣受其益  
損國益臣臣受其損若受任失守還朝屢遷示國無刑  
於臣大損非敢外飾實披至誠又臣名節雖微任  
位頗重為政之體必在律人恩先逮下罰當從上今  
罪一人則萬人懼若怙於寵四海何瞻伏願陛下重  
貶臣一官以示天憲使天下知有必行之法則知有

必賞之令寵榮過於尚書遠矣無任懇悃之至云云

批答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  
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克盜雖  
平原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  
膺曳履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謝兼御史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兼御史大夫本官如故  
恩榮累及成命曲臨捧戴殊私慙惶靡據中謝臣屬  
微有素抗直無聞比守平原困於允賊不能死節負

義歸朝斧鉞之誅甘心待命崇高之位不次頻叨孟  
夏之中始操刑柄數旬之內兼總憲司撫已缺如負  
乘斯甚將何以明刑天下振舉朝綱臣聞秦漢之時  
几有制詔皆下丞相御史府人到于今稱為副相東  
方朔拳自古賢聖以次百官乃以孔丘為御史大夫  
則知其官何可妄授况列曹尚書古之常伯如天之  
有斗豈易其人昨以表辭非敢矯舉恐煩天聽僂俛  
就班候隙請問方擬牢讓不圖榮寵又集微軀聖恩  
頻繁固令即上陳請莫遂惶懼益深又臣竊見近日  
朝列之內或有身兼數官苟貪利權多致顛覆害政

非一妨賢實多臣嘗忿之其忍自冒無任懇迫屏營  
之至謹詣閤門陳謝以聞倘天聰聽卑猶冀少迴恩  
送停臣一職別授忠賢則雖死猶生期於畢力臣某

云

批答

卿德重才博久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節乃  
今再造區夏籍卿以振朝綱曳履之榮允膺其  
象弄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讓所

謝知

馮翊太守上表謝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除臣馮翊太守以某日至  
郡上訖受命祇懼伏增戰越中謝臣自失守平原萬  
里歸命甘心斧鉞用儆敗亡陛下錄纖芥之誠捨丘  
山之罪超司秋典再長憲臺宗伯亞相一時猥集在  
臣叨幸何以克堪誓當粉骨碎身少酬萬一而力微  
任重福過災生消塵莫効咎愆仍積上負聖明之恩  
下慙魯衛之士繁木加劍未塞深尤禦魃投荒乃為  
殊造陛下識其眉目矜其要領待本罪猶忝於左馮  
黜官不離於秩感念恩德淪于心髓木石知變况在  
微臣伏惟陛下察其鷲愚收其後效臣雖萬死寧荷

所天竊以此郡破亡再陷兇逆生靈塗炭邑室空虛  
殺傷者雖或蓋藏逃亡者尚未歸復謹當勵精悉力  
宣諭皇明旬月之間望有所校伏惟陛下減省聖慮  
不以此郡為憂則臣之愚忠生死萬足其戶口實數  
并利害切急者伏望容臣括責續狀奏聞無任感戀  
之至

批答

卿夙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弄印之傳兼曳履之  
寵而乃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朕念以舊勳遂從  
寬宥今左輔之郡凋弊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

効所謝知

蒲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今月十一日伏奉五日恩制除臣使持節蒲州諸軍事蒲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臣緣同州先無佐官蒲州書魚未到遲迴累日不敢赴上中使張抱誠至奉宣恩命令臣與將軍趙瑣計會遊奕兵馬昨以十八日至州上訖祇承寵命伏憎感惕中謝臣竊以此州之地堯舜所都表裏山河古稱天險餘允未殄防禦是先况振秦晉之喉撫幽并之背既旣股肱之郡寧資心膂之賢伏惟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

帝陛下道冠生人恩涵墜履方建非常之業不遺易忘之臣特委大邦俾之集事戴荷殊獎無忘寢食但臣愚駑有素智勇缺然將以鎮遏艱虞導揚德澤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唯君知臣教其不及勤恤人隱動必以聞陛下不以為煩則臣死而獲考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簪紱之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勤况自同及蒲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勉勵防虞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

謝浙西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六月九日恩制以臣為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聖德含弘不遺簪履捨其罪戾假以麾幢感戴恩榮死生知報中謝臣以為全吳舊國分閩重權煮東海以自資塹西河而作固九州天險之地六代帝王之都是以魏文興嗟甘從南北之限符堅怙侈爰喪百萬之師豈不以形勝是先腹心斯切親賢重寄鎮遏攸難矧在庸微寧堪及此是以拜命之日以榮為憂制書以今日四日至饒州臣以今日發赴本道取都統節度觀察使李岷處分訖

即赴昇州即當繕修甲兵撫循將士觀察要害以備不虞假陛下英武之威遵陛下平明之理一心戮力上答天慈伏惟陛下察臣愚忠則死且不朽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松筠且江寧古之帝都實為臣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為朕緝綏所謝

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為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况臣資性愚蒙行能無取頻以踈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勲封盡蒙黜削待罪三年分從遐棄厲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終涉旬朔不遺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骨肉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糜軀罔知攸答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批答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徃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舉殊愜朕懷所謝知

謝吏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制以臣為吏部侍郎又奉某月日恩制加臣銀青光祿大夫浹辰之間殊澤滂至恭承竈命戴荷交馳中謝竊以罔之所急必在官人銓綜之司非賢弗授伏揆虛薄祇懼實深常恐上塵

則哲之明下負竊位之責未酬萬一再沐恩私寵命  
忽臨舊陞旋復叨榮既甚宥過何深佩玉腰金寧懼  
在梁之刺忘軀拜賜携懷粉骨之誠施重力微固知  
攸措無任荷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  
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式叙是用特加命數光  
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陞鳴水蒼之雜珮佇聞密  
啟以定九流舉其朝綱僉曰惟允所謝知

謝荆南節度使表

臣某言伏奉二十七日恩制除臣江陵尹兼御史大  
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使寵命自天戰荷無地謝中  
竊以荆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南通  
五嶺北走上都寇賊雖平襟帶尤切雖叔子仁德元  
凱智囊居之猶或病諸過此豈宜濫據祇承睿顧伏  
深慙惕無任感戴屏營之至

批答

卿明邁偉才忠負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  
城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  
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

政舉其在茲乎所謝知  
謝表下 并批答  
謝贈官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十七日恩制臣亡祖故曹王屬曹  
王晉王侍讀先臣昭甫特蒙聖恩超贈使持節華州  
諸軍事華州刺史天慈錫類泉壤疏榮捧戴殊私闔  
門感慶中謝竊以臣亡祖伏膺文儒克篤前列能讀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特為伯父故祕書監先臣師古  
顏魯公文集卷之二

顏魯公文集

卷之三

表下 并批答

謝贈官表

山海劉思誠刊

顏魯公文集卷之二

之所賞愛師古每有注釋未嘗不參預焉又與學士  
令狐德棻等同侍天皇得備顧問有時無命天闕盛  
年臣亡父故薛王友先臣惟貞亡伯故濠州刺史先  
臣元孫等並祿襁苴麻孩提未識養於舅氏殷仲容  
以至成立臣堂兄故衛尉卿兼御史中丞果卿即元  
孫之子及臣兄弟等幸承貽厥之訓遭遇明聖之朝  
各以微誠皆蒙殊獎果卿雖死為不朽矣臣亦何人  
屢叨榮祿夙夜祗懼慚戴已深不謂霈澤曲霑褒贈  
俯及特蒙加等之禮實為非常之恩感戴屏營萬死  
非報無任戰荷之至謹因中使內謁者監張抱誠曹

死陳謝以聞云云

批答

卿之乃祖當為碩儒既高倚相之能遂有臧孫  
之後不墜其業在卿之門式覃追遠之恩俾蒙  
貽厥之慶加贈方岳以表哀榮所謝知

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表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  
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屬左驍衛左郎將  
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州縣臨江  
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汜于昇州江寧

秦泐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沾動植澤及昆蟲發自  
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  
欣喜臣時不揆愚昧輒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  
以俸錢於當州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  
知陛下有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  
遂絹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  
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石擘  
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悽悽之誠特乞  
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昔秦始皇暴  
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垂於後代魏文帝

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於繁昌立表頌德况陛  
下以魏々功業而無紀述則臣竊耻之謹昧死以聞  
伏增戰越云云

批答

朕以中孚及物亭毒為心凡在覆載之中畢登  
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為池魚鱉  
咸若卿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樂  
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  
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子嘉乃  
意所請者依



顏魯公文集卷之三

山海劉思誠刊

顏魯公文集

卷之四

碑

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强暴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昏悅尅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侷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廻紇奚霫契丹大食盾蠻之

屬扶服萬里，次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  
安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鬪五年，推鋒而效死，摧  
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  
戮。思明跼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  
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  
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  
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  
來，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勤  
啖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  
左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泉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  
漸西諸道，汔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  
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  
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鳥獸魚  
鼈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  
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終致銜珠之  
答。雖流水救涸，靈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分祉於  
終古。豈若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  
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阨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  
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

義受恩寢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之  
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分  
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啓牘緯武戡亂  
經文銜曆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  
道冠魏々威深號々邁茲多難克廣丕績慶緒既誅  
思明辟易人道助順天心惡逆撲滅之期匪朝伊夕  
乘此寶祚永康宗祐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  
粲然明白迥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雷惠好生立僻  
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尔鱗翮環海為池

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沉受獲  
流水長者徒稱往昔寶勝如來疇庸允格德力無競  
慈悲孔碩相時傳聞尚賴弘益矧在遭遇其忘敷錫  
真卿勒銘敢告凡百臣真卿以乾元三年春三月戊  
辰撰至大曆七年秋九月己亥自撫州刺史蒙除湖  
州八年秋七月戊戌於州駱駝橋東追建吳文休鑄  
湖州烏程縣杼山妙喜寺碑

州西南杼山之陽有妙喜寺者梁武帝之所置也大  
同七年夏五月帝御壽光閣會所司奏請置額帝以  
東方有妙喜佛國因以名之舊置在州西金斗山唐

本宗文皇帝升極之六年春二月移於此山山高三百尺週迴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巡之所今山有夏王村山西北有夏駕山皆后杼所幸之地也晉吳興太守張玄之吳興疏云烏程有墟名東張地形高爽山阜四周即此山也其山勝絕遊者忘歸前代亦名稽留山寺前二十步跨澗有黃浦橋橋南五十步又有黃浦亭並宋鮑昭送盛侍郎及庾中郎賦詩之所其水自杼山西南五里黃蘗山出故號黃浦俗亦名黃蘗澗即梁光祿卿江淹賦詩之所寺東偏有招隱院其前堂西廡謂之溫閣從草堂東南屈曲有懸

巖徑行百步至吳興太守何楷釣臺西北五十步至避宅城按說文云宅地也上古患宅而相問得無宅乎蓋往古之人築城以避宅也有處士竟陵子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其臺殿廊廡建立年代並具于記中大曆七年真卿蒙刺是卯時浙江西觀察判官殿中侍御史袁君高巡部至州會於此上真卿遂立亭於東南陸處士以癸丑歲冬十月癸卯朔二十一日癸亥建因名之曰三癸亭西北於藂桂之間創桂棚左右數百步有芳林茂樹悉產丹青紫三桂而華葉異各樹桂之有支徑以表君步焉曰呼為御史徑真

卿自典校時，即考五代祖，隋外史府君，與法言所定切韻引說文蒼雅諸字書窮其訓解，次以經史子集中兩字已上成句者，廣而編之，故曰韻海。以其鏡照源本，無所不見，故曰鏡源。天寶末，真卿出守平原，已與郡人渤海封紹高筭族弟，今太子通事舍人渾等修之，裁成二百卷。屬安祿山作亂，止其四分之一，及刺撫州人左輔元，姜如璧等，增而廣之，成五百卷。事物嬰擾，未遑刊削。大曆壬子歲，真卿叨刺于湖，公務之隙，乃與金陵沙門法海，前殿中侍御史李嶷，陸羽，國子助教州人褚沖，評事湯某，清河泉太祝柳察，長

城丞潘述，縣尉裴循，常熟主簿蕭存，嘉興尉陸士修，後進揚遂初，崔弘揚，德元，胡仲南，陽湯涉，顏祭，韋介，左興宗，顏策，以季夏於州學，及放生池，日相討論。至冬，徙于茲山東偏，來年春遂終其事。前是顏渾正字，殷佐明，魏縣尉劉茂，括州錄事參軍盧鏐，江寧丞韋寧，壽州倉曹朱弁，後進周愿，顏暄，沈啟，李蕃亦嘗同修，未畢各以事去，而起居即裴郁，祕書郎蔣志，評事呂渭，魏理，沈益，劉全白，沈仲昌，樞密史陸向，沈祖山，周闡，司議丘悌，臨川令沈咸，右衛兵曹張著，兄謩弟薦，薦校書郎權器，興平丞韋柏尼，後進房夔，崔密，崔

萬竇叔蒙裴繼姪男超峴愚子頌顧往來登歷時抒  
山大德僧皎然工於文什惠達靈曄昧於禪誦相與  
言曰昔廬山東林謝客有遺民之會襄陽南峴羊公  
流潤甫之詞况乎茲山深邃群士響集若無記述何  
以示將來乃左顧以求蒙俾記詞而藏事銘曰夏  
后南巡山名是因梁王東睽寺榜攸詢形勝天絕規  
模鼎新避它城古垂釣臺堙棚以桂結浦由黃申二  
庾迢遶三癸嶙峋徑列御史傳紆逸人紛吾著書群  
彥惠臻海韻源鏡自秋徂春編同貫魚學比成麟幸  
託勝引亟倍僧珎庶斯見傳金石不泯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丞相上柱國贈太  
尉廣平文貞公宋公神道碑銘

於戲逆鱗廟上臣救之義深守死不回人臣之致極  
况乎文包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  
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乎公  
諱璟字邢州南和人其先出于殷王元子七代  
祖弁魏吏部尚書襲烈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  
並事跡崇高各見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曹祖弘  
俊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  
部尚書自田曹至于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

事見許公蘇頲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  
服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  
嘗夢大鳥銜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來而直上倏忽  
驚寤猶若下在宵間自後藻思日新襟懷益爽年十  
六七時或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  
義必究明年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屋主簿相國  
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今公作長  
松篇以自興梅花賦以激時蘓深賞嘆之曰真王佐  
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特聞  
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

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  
出后異而召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  
太夫人憂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真遷殿  
中侍御史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  
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  
天官員外郎鳳閣舍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  
欲優游自免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  
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昴宋兄弟席寵脅權  
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身天后失色蒼黃欲  
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

天下安起則天下危內史令勅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左右震悚遂俱拱詣臺庭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勅使馳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吊公辭曰貴近不宜與執法通同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拳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疇庸讓而不受曰清宮問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梁王武王思

於朝王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于朝政王思慙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玄宗將幸西蜀深慮北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王思獨揖公住公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之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王思食邑公悉蠲之既屬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復遷相州尋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唐隆初即景雲元年也是年六月甲申改元唐隆七月己巳改元景雲環之拜命



在丁巳未改景雲之前故曰唐隆初宰相表統言之  
故曰景雲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卒  
宋之在儲闈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  
門內坐步檐中諷宰臣以此旨諸相失色莫敢先言  
公盛氣詰之曰東宮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  
議遂奏婦人于政恐生禍階請不令朝謁俄而男又  
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  
復拜銀青歷魏交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  
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酒東都留  
守開元二年尋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

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畧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  
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賓公之下車  
無敢不斂彼之風俗兢趨苟簡茅茨竹塹比屋鱗次  
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變以陶瓦千甍齊  
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者為碑頌無何  
使中官楊思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  
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賢幸泣訴于帝帝嗟嘆久之拜  
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五年改號  
侍中明年幸洛陽至三嶠馳道險隘行不得前河南  
尹李朝隱知頊使中丞王怡並坐當降黜公奏曰必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免之，是過歸於上，息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上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皇子，及公主邑號，既而又令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母寵子愛，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推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勅公按覆。如京兆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于京城，其例尤衆，知情即是。

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兌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令河東張公傑出將明之材，獨運廟掌之上，鏡機朝澈，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浹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十三年，新舊史並作十二年駕幸東都，以公為西京留守，公極言得失，無有所隱。玄宗感悅，制曰：所奏之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因賜綵物二百疋。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丞相，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戶部尚書王暉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談諧，人輒疏取。端五日，蒙賜鍾乳。

命醫歸鍊或以為上藥異殊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  
信猶懼不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二十一  
年新舊史作抗疏告老至于再三手詔優許遂特給  
全祿賜絹五百疋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閑  
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新舊史作駕幸洛陽公迎  
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  
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  
二十五年仲冬月十九日寢疾薨于東都明教里第  
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  
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官供仍詔河南少

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  
長史藝之女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  
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躡公而  
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  
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  
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論德恕都官  
郎中延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  
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南節度行軍司馬或肅或文  
或哲或義克篤前列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  
九日虔奉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大尉鄉丞相原之

先瑩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謹言而不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于色蠹迪檢押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于皇天不二之心形于造次則何以异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曆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青

史傳信實錄已編於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譔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畧陳萬一多恨闕遺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吏部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篤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間氣星辰降芒嶷然山立鏗爾金錙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昔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唾梅艷篇美松長蘇公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驤登聞黼宸

驟列繡裳、遙跡天官、如珪如璋、司言鳳閣、綸綍煌々、  
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  
百寮震惶、公獨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  
皇室中興、嘉謀克彰、功成生讓、事軼屠羊、貳職選曹、  
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  
悉心糾正、庶績咸康、王思睢盱、席竈于常、責之就第、  
慙懼靡亢、左曹撰轄、大鹵于襄、兼刺貝立、朋辭鴈行、  
三思揖語、公獨循牆、處之不忤、轉旆于杭、既遷鄴城、  
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訐謨廟堂、俄兼宮相、亟縮銀黃、  
玄宗登儲、鎮圜是遑、潛謀廢立、謠詠相翔、厥男撓政、

累奏愆殃、聿臨楚邦、荐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  
亞相烈々、尹京趨々、旋臨建德、歛莅南荒、俚帥咸旣、  
茅桴是攘、張公頌德、雋求甘棠、所忠來召、拜命即裝、  
略無交言、帝用式臧、載司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  
鈞軸是將、匪躬蹇々、終始洗々、乃拜儀同、允釐保鄣、  
河東閱故、汙洽流漿、狂豎犯關、兇渠既戕、命公覆獄、  
咸脫死亡、乃陟右揆、謹論泱々、每謔王君、豈常矜莊、懸軍  
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緗、天不整遺、萎哲  
壞梁、一人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糧、乃贈  
太尉、飾終禮滂、返葬沙河、羽儀央々、闔朝傾祖、河尹

慈

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嗚々高墳  
崔嵬鉅鹿劇旁森梢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  
不暘孝孫翼翼論譔靡忘豐碑碣堅萬古誓相

開府儀同三司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帥都  
知河南淮南淮西荆南山南東五道節度行  
營事東都留守上柱國贈太保臨淮武穆王  
李公神道碑銘

昔宗周之中興也時則有若方叔召虎總師于肇敏  
之業南威蠻荆東截淮浦以左右宣王詩人歌之列  
在風雅我皇唐之反正也時則有若臨淮汾陽秉文

武忠義之資廓清河朔保乂王室翼戴三聖天下之  
人謂之李郭異代同德今古一時公諱光弼京兆萬  
年人也曾祖皇左威衛大將軍幽州經略軍副使府  
君諱令節祖鴻臚卿兼檀州刺史府君諱重英父雲  
麾將軍左領左羽林二軍大將軍朔方節度副使薊  
郡開國公贈幽州都督司空諱楷洛皆以英果沈勇  
累葉將邊懔威稜於幽碣公即薊公之第四子也體  
渾元之正性秉弘毅之高躅天子純嘏生知禮度謨  
謀炳邃默識冲深傑出經武之才鬱為興王之佐故  
能東征北伐屢難康屯挺草昧不世之功允蒼生具

瞻之望社稷威寶公之謂歟初天祐萬歲中大將軍  
燕國公武楷固為罔大將威震北陲有女曰今韓國  
太夫人才淑冠族嘗鑒之曰爾後必生公侯之子曰  
擇蘇公配焉後果生公公年六歲嘗撫鹿而遊薊公  
視而誨之曰兒勿更爾公振手而起遂絕不為童戲  
未冠以將門子工於騎射能讀左氏春秋兼該太史  
公班固之學開元中起家左衛左郎將歷豐夏二都  
督府長史尋遷別駕加朝散大夫丁父憂以毀聞終  
妻室太夫人高明整肅有慈有威公下色怡  
而每竭其力雖已官達小不如意猶加誨讓

能濟其勲業天寶二年拜寧朔郡太守四載  
道率兼安北都護仍充朔方行軍都虞候五  
心嗣河西節度兵馬使加游騎將軍守右領  
軍賜紫金魚袋仍充赤水軍使八月襲封薊郡開國  
公八載遷右金吾衛將軍充節度副使以破吐蕃及  
招討吐谷渾加雲麾將軍左武衛大將軍十一載拜  
單于副都護十三載為安思順朔方節度兵馬使思  
順慕公信義請為婚姻公辭不獲免遂託疾罷官西  
平王哥舒翰聞而躡之奏歸京師遂守道屏居杜絕  
人事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祿山反范陽天下驛騷朝

廷旰食聿求虢礪之將爰統鷹揚之師明年春正月起公為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兼雲中郡太守攝御史中丞持節充河東節度度支營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仍充大同軍使二月拜攝御史大夫魏郡太守充河北道採訪使俄除范陽郡大都督府長史充范陽節度使初公以朔方馬步八千人出土門其月既望收常山郡前是太守顏果卿裒長史袁履謙殺祿山土門使季欽湊擒其心手高邈何千年屬太原尹王承業不出救兵果卿履謙為史思明所陷戰士死者貽藉於滹池之上公親以衣袂拂去其上沙塵因慟

哭以祭之分遣恤其家屬城中莫不感激一心史思明正圍饒陽馳來拒戰公屢摧陷之詔拜公兼御史大夫俾今尚書令汾陽王郭公子儀悉朔方之衆與公合勢南收趙郡又敗之於沙河夏六月戰于嘉山大敗之斬獲萬計思明露髮跣足奔于博陵窮感無計歸節於祿山祿山大恐逆徒幾潰屬潼關不守肅宗理兵于靈武盡追朔方之師加公太原尹公以麾下及景城河間之卒數千人至秋八月拜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史思明既有河北之地與蔡希德悉衆來攻累月不尅而退公自賊逼城於東南角



張帳次居止，竟不省視妻子。每過府門，未嘗回顧。是後決遣事務，信宿方歸。至德二年，拜司徒。冬十二月十五日，肅宗既還京師，策勳，換司空兼兵部尚書，封鄭國公，食實封八百戶。公弟光進，亦以懋功，同制封。拜乾元元年八月，拜侍中。其年冬十月，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春三月，史思明至滏陽，屢絕我糧道。衆咸請公簡精銳以擊之。交鋒竟日，思明奔北于百里之外。公反旆而歸，煙塵亘天。諸將皆以為賊軍大至，遂南渡黃河。公至則無見矣。迺歸于太原。是年夏五月，除范陽節度使，尋代汾陽王為朔方節度。

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數千騎東巡。追兵馬使張用濟會于汜水，用濟獨來上謁。公數其罪而斬之。因追都知兵馬使御史大夫僕固懷恩。懷恩中夜馳赴魚貫而前，再宿遄至。秋毫不敢犯。公趣河而東，及滑州，聞史思明已過河，遂迎強旅。以至東京，移牒畱守。及官吏等悉皆迴避。公獨與麾下趣河陽橋。賊先鋒已下倒愁坂。公至石橋，命秉燭徐行。一夜方達，賊望之不敢近。思明來至城下，請見。公已於城上謂之曰：我三代無葬地，一身必以死國家之患。爾為逆虜，我為王臣，義不兩全。我若不死於汝手，汝必

死於我手。將士聞之，無不激勵，相持凡八月。思明暴  
露不敢入東京。乾元二年冬十月甲申，賊將周贄悉  
河北之衆萃于河陽城北。思明以河南之衆頓于河  
陽南城之南，南北夾攻，表裏受敵。公設竒分銳襲其  
虛而大破贄軍，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殺獲畧盡。贄  
僅以身免，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思明心悸氣索，烟  
火不攀者三日。官軍大振，初公以為戰者危事，勝負  
難必，每臨陣嘗貯伏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是登城  
西向拜舞，因戲欵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淚下。三年  
春正月，遷太尉兼中書令。其年改元上元。冬十一月

攻拔懷州，擒其偽節度安太清。二年春二月，統僕固  
懷恩自河陽趨河清，與史思明合戰于邛山，屬風雨  
晦冥，王師不利。公收合餘卒屯于垣縣，遂引過請罪。  
懇讓太尉，肅宗不能違之。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中  
書令兼河中尹、節度使。夏五月十有一日，復拜太尉  
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  
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出鎮臨淮。時史朝儀乘邛山  
之捷，圍逼申安等一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  
州。公之將吏皆兇懼，議南保揚州。公謂之曰：臨淮城  
池卑陋，不堪鎮遏，不如徑赴彭城，俟其東寇躡而追

之賊可擒也。遂趨徐州。因召田神功宴慰與同寢宿。以宋州之難告祖道郊外。俾先飲以寵之。分麾下隸於其將喬岫。仍令兵馬使郝庭玉與岫犄角而擊之。賊逐一戰而走。使來告捷。公已屈指俟報。俄而告語至焉。今上登極。憲應元年夏五月。進封臨淮郡王。廣德元年秋七月。加實封三百戶。通前後凡二千戶。賜鐵券名藏大廟。仍圖畫於凌煙閣。冬十一月。上在陝州。以公兼東都留守。制書未下。久待命於徐州。將赴東都。屬疾痢增劇。公知不起。使使賫表奉辭。廣德二年秋七月五日己亥薨于徐州之官舍。初將吏等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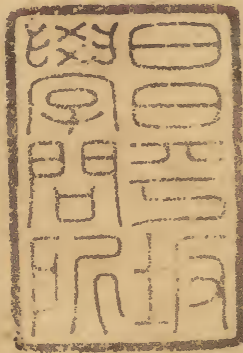
以後事。公曰。吾久在京中。不得就養。今為不孝子矣。夫復何言哉。因取已封布絹各三千疋。錢三千貫。鬻麥以分遺將士。眾皆感痛不自勝。及公云亡。遂以其布為公製服。庚申哀問至上都。上痛悼之。輟朝三日。太夫人一慟而絕。終夕方蘇。上使開府魚朝恩就宅。敦喻京兆尹第五琦監護喪事。九月己未。追贈太保。十二月。太常議行謚曰武穆。夫人薛國夫人。太原王氏。裒長子太僕卿義忠。並先公而逝。次日。太府少卿太僕卿象殿中丞彙等。皆保家克荷。備聞詩禮。無忝燕翼過庭之訓。冬十一月二十七日庚申。泣而咨于

王母虔空公于富平縣先塋之東禮也於戲公以甫  
吉文武之姿兼樊仲將明之德王國多難群胡構紛  
藉朔方偏陟之旅入井陘不測之地思明挫銳於恒  
定祿山側息絕望於江淮守太原而地道設竒保河  
陽而雲梯罔冀破周贄於温沈擒太清於覃懷走史  
朝義叛渙之衆於梁宋救僕固瑒已危之軍於瀛莫  
皆意出事外虜墜計中天下無贅旒之患此皆公之  
力也公兄遵宜遵衍仕至將軍裒弟光琰並不幸早  
世次日光顏特進鴻臚卿皆有才畧見稱時輩季曰  
光進年公曰三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渭北節度使

涼國公清識表微沉謀絕衆剛亦不吐柔而能立與  
公並時仗鉞分閫凌霄翼聖既有戴天之功華原統  
帥獨聞禁暴之德方當會同正至榮耀君親入侍黼  
惟峨貳貂乎泰階之上歸聯綵服頊雙節於高堂  
之下斯歡未劇遺恨何居昔斛律丞相與弟并州同  
務烈於北齊拔行臺與兄荊州亦宣力於西魏咸稱  
義烈各懋勳庸而風樹寂寥偏隅隘陋比之我族事  
則不侔真卿昔守平原困於兗羯繫公蒞止獲保餘  
生東帶興居空想北平之禮操觚論撰敢墜中郎之  
辭銘曰羯胡猖狂倣擾皇綱降生臨淮佐我興王維

此臨淮萬夫之望爰初發迹罔或弗臧出入忠孝人  
倫激昂其心鐵石其行圭璋天寶末造河朔恇懷天  
子命公經營冀方沙河嘉山我伐用張思明歸節祿  
山震惶潼關勿帥醜虜其亡肅宗有命大鹵于襄應  
變如神兇徒靡亢介珪入覲台座用光俾公東征北  
國是皇長圍鄴下望入河陽擒斬渠魁霆擊龍驤淮  
潰鎮定徐翱翔田蠖屈料場鷹揚不有神筭疇戲  
暴強弟兄同時秉鉞煌々方期凱旋雙映旗常晨趨  
法座夕慶高堂如何不辰愆此百祥素輶反葬白驥  
跼箱簫鼓悲鳴羽儀分行萬乘致祭千官送喪生榮

死哀身歿名揚渭水川上壇山路旁唯餘豐碑突兀  
連岡往來必拜萬古沾裳



顏魯公文集卷之四終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Japa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six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very light and difficult to read clearly.

The left page is mostly blank, showing the texture and color of the aged paper. There are some very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and a small dark mark near the center.

